

不该遗忘的 浙江制瓷史

◎ 闻长庆 著

文物出版社

装帧设计 / 特木热
责任印制 / 梁秋卉
责任编辑 / 王 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不该遗忘的浙江制瓷史 / 闻长庆著.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10-3014-9
I. ①不… II. ①闻… III. ①瓷器 (考古) — 研究 —
浙江省 IV. ①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0800号

不该遗忘的浙江制瓷史

闻长庆 著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制版印刷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3014-9
定 价 200.00元

不该遗忘的浙江陶瓷史

不该遗忘的 浙江制瓷史

闻长庆◎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10



不该遗忘的
浙江制瓷史

BU GAI YI WANG DE
ZHEJIANG ZHI CI SHI

目录

序 007~013

序一	007
序二	008
序三	010
序四	012

前言 014~015

壹 不该遗忘的四大窑型 017~069

一 浙江“定窑型”白瓷	018
二 浙江黑釉瓷	048
三 浙江青白瓷	056
四 浙江青花瓷	063

贰 不该遗忘的杭州窑制瓷史 071~135

一 南宋官窑遗址新发现	072
二 老虎洞官窑遗址新发现	084
三 杭州汝窑型新发现	089
四 浙江“钧窑型”窑变釉新发现	093
五 杭州高丽瓷型新发现	099
六 杭州清代陶俑烧制作坊新发现	109
七 杭州秘色瓷新发现	112



八 天目山窑新发现	114
九 杭州卷烟厂出土宋元残瓷新发现	118
一〇 北宋浙江瓷业的商标意识新发现	123
一一 宋代杭州中北桥多种瓷窑型遗址新发现	126
一二 北宋杭州金鸡岭官窑型遗址新发现	134

叁 不该遗忘的上林湖窑制瓷史 137~193

一 越窑宋代没有断烧新发现	138
二 “寄烧坊”解密一窑多窑型新发现	142
三 上林湖晚唐低岭头官窑新发现	145
四 上林湖开刀山官窑新发现	157
五 上林湖鲤鱼山官窑遗址新发现	168
六 汉代上林湖窑瓷业已有“窑祭文化”新发现	173
七 上林湖窑系在商周已有珍珠地工艺新发现	176
八 上林湖商周窑址群新发现	180
九 唐代上林湖窑已有紫口铁足及银口银足工艺新发现	186
一〇 上林湖窑秘色瓷名称新发现	190
一一 唐五代上林湖已称“瓷都”铭文新发现	192

肆 古杭州生产琉璃(料器)新发现 195~202

后记 203



不该遗忘的
浙江制瓷史
BU GAI YI WANG DE
ZHEJIANG ZHI CI SHI



不该遗忘的
浙江制瓷史

BU GAI YI WANG DE
ZHEJIANG-ZHI CI SHI

007

序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特别是我国的古代陶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和研究中国古代陶瓷历史文化阶段性和地域性的发展，更是当前挖掘和弘扬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闻长庆的《不该遗忘的浙江制瓷史》一书是在这个方面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更多新的发现、更多新的学术观点的讨论，能够更好地促进古代陶瓷历史文化的学术交流和发
展，能够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相信本书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了
丰富和深化对古代陶瓷历史文化的认识 and 了解，从而更加热爱中国的
陶瓷文明。

是为序。

廖心瀚

第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二〇〇九年三月五日于北京



序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最明显的表现是城市骤然膨胀，高楼拔地而起，各种交通网络布满中国大地，可谓沧海桑田，昔日面貌不复存在。有人讲这是中国五千年以来对这块土地最大规模的一次改造，这应该不是对我们这一代人能力的夸张，而且应该补充一点，其深度、广度都是在历史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令人振奋，使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便宜舒适无比。但夜深人静时，有人可能会想这种变化的代价是什么？大多想得到的是自然环境的破坏，也许有人想到人文资源的毁灭，但可能更会想那是文物工作者的责任，或者说文物工作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抢救了很多资料。当然这些毋庸置疑，文物工作者是尽力的。

可是实际状况如何呢？法律规定凡是基本建设要先由文物部门开展工作之后方可开工。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大致了解考古工作队伍的情况和工作规律，一般各省都有考古单位，文物大省百余人，文物小省几十人，省辖市和地区一级有考古单位者很少，而且科学的考古发掘有一定的程序。其人员之少、工作规律之规则，在巨大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遍地开花的基本建设面前，即使不感到沧海一粟，也有望洋兴叹。何况人群的无知、牟利的盗掘、追求功利的官员对文物的视而不见、建设单位的有意规避，均是考古工作者所不可控制者。那么这是以有限之力量对无限之工作，何其难也，不是不作为，而是只能尽力而为。如此之情况，文化资源的毁灭和流失量之大，恐难以估算。



近年来，一些业余爱好者，怀桑梓之情，凭地理之便，“鼠窜”于推土机下，挖掘机旁，垫土层里，山上水边。正因为其“爱好”，就不分白昼夜晚，假期里，月光下，风雨无阻，搜求无遗。一些好古人家，遗物盈屋堵牖，室内仅可容人而已，其痴情癖意，令人动容。

不可回避的是其资料无绪、无据、无背景。但简单的否定和不予置理会让考古和研究工作陷于歧途，数量有时可以弥补质量的不足，一定的量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

我曾有机会到浙江慈溪闻长庆先生家，闻先生多年好古，对浙江古代陶瓷有着特殊的钟情，走遍了浙东、浙北的山山水水，数层楼里堆满了多年所淘之宝，其中不乏多年考古调查所未见之资料，更有一些是全新的发现。我总的感觉这是一批浙江各地很重要的陶瓷调查资料，内容丰富，大可弥补考古之不足，增添学术之新观点，或对学界有较大的启发。资料发表出来就是一件好事，供大家新的研究材料。观点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促进学术，逐步的统一，期能接近真理。我想这就是本书发表的目的吧。

任志录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

序三

我与闻长庆先生认识时间不长。2007年5月，闻先生以一己之力，搞了一个“上林湖窑系的传承与发展”研讨会，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国内学术界对越窑有所研究的一些学者参加会议。老实说，我本来没有计划参加。你想，一个这么重要、这么严肃的学术研讨会，不是由我们学术界发起，而是由民间来主持召开，一是面子上过不去；二是有顾虑，主办者是不是利用我们在学术界的影响来炒作自己，以此来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不是后来慈溪博物馆出面邀请，我想我是不会出席会议的，也就不会与闻长庆先生相识。

去参加会议后，与闻先生有了接触，感觉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闻先生虽然是生意人，但与一般的生意人确实不同，他在会上大肆宣扬上林湖窑业的成就：不管是青瓷，还是黑瓷、青白瓷，乃至青花，他认为首先都是由越窑开始发明和生产的，尽管在会上遭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反对，他也一点儿都不生气，当时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人性格不错，家乡情结很重。当然，除了这些，他出示给我们看的标本，也深深地震动了大家；他研究陶瓷的一些方法，也值得我们尊重。

第二年，闻长庆先生又搞了一个会，是关于“杭州窑系”的。我在温州忙完事，就往慈溪赶，可刚到浙江中立古陶瓷博物馆，与大家匆匆见了个面，就因为有事而回杭州了，故没有参加正式会议。期间在杭州还见过一次面。其他也就偶尔通过几次电话。所以谈不上对闻先生有多少了解。

现在，闻先生拿了他的书稿《不该遗忘的浙江制瓷史》来，请我为书写序，我是肃然起敬，我想，他是真的想做点事情。对于这样的业余陶瓷研究者，对于这样为浙江的陶瓷研究而孜孜以求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有所表示，至少从道义上给予一定的支持？所以我答应了他。可我是从未给人写过序，看了书稿，那就谈一点感想吧。

一、闻先生新发现了烧黑釉盏的竹山窑址和官窑型的鲤鱼山窑址。我在慈溪一带调查了多年，但没有发现过烧造黑釉盏的窑址。大家知道，越窑就是青瓷的一面旗帜，它尽管在汉六朝时期曾烧造一种酱褐釉的器物，但像在宋代的黑釉盏这样的瓷器，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而这次闻先生在竹山发现了这类窑址，尽管窑址因基建工程被破坏殆尽，但在宋代，上林湖周侧的竹山有烧造黑釉盏的窑场，那是无疑的。这个发现至少对完整



研究上林湖的制瓷业具有重要意义，不但丰富了宋代上林湖制瓷类型，也是对越窑是以单一青釉为生产目的的传统认识的一种有益补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发现是开拓性的。

对南宋初年宫廷用瓷烧造窑场的研究，因为有了低岭头类型的发现，而渐渐被人们所重视。迄今，发现这一类型的窑址有低岭头、寺龙口、开刀山、张家地等，现在闻先生又新发现了鲤鱼山窑址，说明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有许多工作可做。这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发现和探求，才能最真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

二、闻先生虽然有一个浙江中立古陶瓷博物馆，但与一般的民营博物馆有比较大的区别，从他的博物馆里所收集的藏品就可以看出端倪。除了一些完整器，在博物馆里大量的是瓷片，而且这些瓷片与我们的考古标本非常相似。他用心收集诸如粘有窑渣的标本，还有那些不同釉色粘连在一起的标本，有的仅仅是很小的一片，如果从收藏增值的角度，那是不值分文，可从考古研究方面来说，却是非常珍贵的标本，而他这样的瓷片有很多。一片“寄烧坊”即花了他不少心血，也用去了他不少费用，但对他来说，仅仅是为了从一个侧面来说明古代窑场的生产组织制度。所以说，他的关注点和切入点，从我们考古研究的角度来说，无疑是正确的。

三、闻先生不但收集了许多考古标本，还对许多用于说明问题的标本进行了测试。在一个个人的文章中，用了这么多的测试数据，而且都是其新委托测试机构测定的，既有标本胎釉的成分分析，也有热释光年代测定，尽管有些热释光的年代测定明显有误，也可能是标本提供有差错，但这也不同于一般的收藏家。可以说，闻先生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是花了许多心血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无意为闻先生说好话，也称不上序，谈一点感想而已。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9年3月于杭州



序四

浙江中立古陶瓷博物馆，是民营企业自筹资金开办的。创办人闻长庆先生一说起他的博物馆，便神采飞扬。初识闻先生是在一次文艺界的餐叙，他基本没动筷子，不停顿地讲他的陶瓷。几天后，他把我们领进了他的陶瓷博物馆。站在满是古陶瓷碎片的甬道上，我们仿佛走入了时光隧道。他为古陶瓷文化研究付出的心力和财力是难以计数的。纪年跨度达万年的各种藏品及标本，为华夏陶瓷文明传承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也为收藏、鉴赏、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

他喜欢“闻馆长”的称谓。循着纪年顺序，他向我们介绍不同时期陶瓷形制、图案的特点，如数家珍。他说，他收藏和展示的不仅仅是具体的陶瓷，更是其身上放出的文化的光。古陶瓷上写着古文化的信息。在他的博物馆里，有大量新石器时期的陶类。他说，这些陶瓦之器，一部分是因现实生活上的必需而制作的，但大半还是由宗教的观念同时又因人们的审美趣味而制作的。他愈来愈深地痴迷于华夏祖先创造的陶瓷文化。在他看来，陶瓷的形状、色彩、纹样的表现，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表现。听闻馆长娓娓道来，我已经忘记了他企业家的身份。

但闻先生还是把做实业的精神贯穿了他的陶瓷研究事业。他注重实证。他只相信实证。近十年来，他数百次到实地考察，不辞辛劳，烈日当空山岙中挥汗如雨，千年古道泥泞山路步行数小时乐在其中。他收集的标本残件达四五吨。他走的是一条艰苦的路，却是正途。陶瓷研究的先辈们正是这样走的。20世纪30年代，以北京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为代表的瓷窑址考古先驱，走出书斋，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包括上林湖窑区在内的古代窑业遗存，开始了拓荒性的寻觅、考察



工作。对越窑及其烧制的青瓷进行开拓性研究的第一功臣当推陈万里先生。“于以知古籍记载之仅凭传闻，转辗抄录者，苟欲加以证验，非实际调查不为功。”陈万里的话成了闻长庆的准则。他创造了“实物标本”、“出土地点”、“高科技测定化学元素”的“三位一体”探究法。杭州南宋官窑遗址多种窑型品种的新发现，让他发出了“不该遗忘的浙江制瓷史”的惊呼！在不断实证考察、研究的过程中，他提出了“浙江是多种瓷色釉制瓷的发源地”、“越窑在南宋并没有断烧”等大胆的推断。一个民间陶瓷收藏、研究者的思想和方法，对于那些只强调文献资料、一切从已有结论出发的思维，该是一剂清醒药。一个民间古陶瓷博物馆的诞生，除了凸显民间的传统文化情结和恒久活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反动了一种僵化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民间博物馆的出世，便是对于文博事业的一大贡献。

下面这段话是著名工艺美术家、工笔花鸟画大师、乡贤陈之佛先生70多年前说的：“中国的窑制，可说由道义之念而出，似非专求其美者，由道义而望和平与幸福之美而已。故良好祭器礼器的获得，实在是道义的象征。”闻长庆先生在做的，就是“由道义而望和平与幸福之美”的事业，幸莫大焉，善莫大焉！

是为序。

方向明

浙江省慈溪市文联主席

二〇〇九年四月



前言

笔者爱好古陶瓷，首先收藏越窑青瓷，然后扩大收藏范围，主要有青花瓷、白瓷、黑瓷、青白瓷等；继而收藏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主要有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厂、半山、齐家、辛店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

笔者阅读了大量关于各类古陶瓷鉴定及考古发掘的出版刊物，对古陶瓷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在传统观念上，浙江曾一度大力宣传的青瓷文化，仅包括越窑以及杭州官窑、龙泉窑。但在笔者不断的认识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浙江是多种瓷色釉制瓷的发源地，并有幸得到杭州工地的数吨残官窑及“龙泉窑型”等各窑型残碎片佐证，从而新发现了各种窑型。笔者发现很多器物与一些考古书籍不一致，和传统观念有很大矛盾。为此笔者又去浙江各地古窑址进行了数百次考察和调查，又有了新的发现：在杭州乌龟山、老虎洞等窑址新发现烧制乳白瓷的窑址；在上林湖窑、绍兴窑、余杭窑、天目山窑、德清窑等遗址发现从商周至元代都有烧制黑瓷的历史；在上林湖狗头脰窑、天目山窑、乌龟山窑、老虎洞窑等遗址发现有烧制青白瓷的历史；在宁波大岙窑、上林湖鲤鱼山窑明代早期遗址发现有烧制青花瓷的历史；杭州乌龟山窑、铁店窑、杭州卷烟厂工地、上林湖开刀山窑等遗址都有烧制钧窑型窑变釉的历史；在上林湖低岭头窑、开刀山窑、鲤鱼山窑、杭州老虎洞窑等遗址发现汝窑型烧制汝窑型瓷器的历史；发现上林湖开刀山窑、低岭头窑、鲤鱼山窑在唐晚期、五代时已烧制官窑型瓷器；在金鸡岭发现了有烧制北宋官窑型的历史；在公安厅一带（现在解放路浙二医院往西）发现了杭州最早烧制官窑型的遗址；在上林湖狗头脰窑及后施家斗窑遗址都发现有唐代芒口工艺的烧制历史；在上林湖的低岭头窑址、开刀山窑址、鲤鱼山窑址发现紫口铁足及银口银足的施涂工艺；发现越窑从商周原始瓷开始至元、明、清、民国一直在烧制，南宋并未断烧；杭州二百大工地出土的琉璃（料



器)以及乌龟山窑发现的玻璃质类料器产品说明宋时杭州已有烧制琉璃制品;出土的俑类遗物说明杭州在清代还有烧制作坊。

以上这些新发现已有大量的标本实物及化学元素测试报告,可相互佐证。

这些新发现,笔者多次在中国收藏杂志上登载,又在浙江经视宝藏栏目专访录制播出,并由中国宝藏网等网上登载。笔者的探索及考察得到了各地基层爱好者的大力支持,收集的标本残件达四五吨。在2007年及2008年,笔者曾两次组织召开上林湖窑系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张浦生老师在研讨会上说这些标本令人大开眼界,是学习的好机会,对笔者有很大的鼓励。

笔者认为,陶瓷也有基因,进行化学元素成分测试分析,对比佐证更具有说服力。本书从“实物标本”、“出土地点”、“高科技测定化学元素”三个方面,把这批古瓷标本的信息提供给文博学术界,希望能填补浙江制瓷史研究的一些空白,也希望全社会共同关心、重视保护中华古陶瓷文化。笔者身为机械制造企业工程师,才疏学浅,有不到之处请文博界及收藏界的方家批评指正。